

談我心裡面的跨性別——咪咪的成長經驗

何家維（國立成功大學 T0·拉酷三年級學生，男，22 歲）

我要黏媽媽

小時候我是大家眼中很難帶的小孩，一定要媽媽陪在我身邊，沒有媽媽我就哭，爺爺不行、奶奶不行、爸爸不行，我就只要媽媽。如果媽媽去洗澡，我會在浴室門口哭著等媽媽，一直哭到媽媽洗完澡出來，把我抱起來我才不哭，媽媽最後只好把學步機拖進浴室，讓我在浴室裡面看她洗澡，這樣我才不會哭。

「這個小孩生錯性別了啦。」小時後我總是喜歡跟在母親身邊，陪著媽媽煮菜、洗碗、洗衣，而親戚鄰居總是喜歡說媽媽把我生錯性別，應該生做一個女生不該是個男生，做家事根本不是一個男生該有的行為，男生應該要去外面跟其他男生跑步、玩汽車，面對這些聲音，我總是憤恨不平，我是男生，不是女生，為什麼我不可以跟在媽媽身邊？為什麼我不可以喜歡做家事呢？

我要玩芭比娃娃

「玩芭比娃娃的男生是娘娘腔。」小時候總是夢想著擁有一個芭比娃娃，可以和很多人一起玩芭比娃娃，一起幫她們穿衣服，去參加舞會，與王子跳舞等等。但我總是害怕玩芭比娃娃會被家人說是「娘娘腔」或是「沒有男生樣」的行為，害怕被家人責備而不敢說出我想要玩芭比娃娃的慾望。

還記得跟媽媽走在路上，經過玩具店，媽媽說讓我跟哥哥挑一個玩具，哥哥挑了一個變形機器人，我看到了整家店，唯一的一個芭比娃娃，擺在櫃子的最上層。當我畏畏縮縮的指著它，店長指著芭比右邊的汽車，我搖

搖頭，店長改指芭比左邊的機器人，我又搖搖頭，當下我幾乎已經想放棄擁有芭比娃娃了。當店長著芭比說「男生怎麼會想玩芭比」，我很害怕的點點頭，害怕媽媽不買給我，可是媽媽只是看看我就幫我買下了芭比。當下的我只有驚訝，媽媽幫我買了芭比，沒有責罵我，到現在我還是很感謝媽媽買了那個芭比娃娃給我。

我想看美少女戰士

「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這是美少女戰士——月光仙子的攻擊宣示，看到她們變身時華麗夢幻的場景，我覺得好漂亮啊！多希望自己可以穿上美美的服裝，懲罰罪惡。每每聽到很多女生朋友在討論美少女戰士的時候，我好想要加入她們的討論，可是我從來沒有辦法完整看完一集美少女戰士，因為我不是電視選台器搶不贏哥哥，就是哥哥一句「看那什麼東西啊，你又不是女生。」而默默的選擇其他頻道，有時候爸媽在身邊我也不敢看這樣的卡通節目，很怕爸媽責備我應該像男生不看這東西。

我總是為著童年看不到美少女戰士而感到扼腕，直到半年前，美少女戰士卡通已經停撥十年了，我才鼓起勇氣在網路上看美少女戰士的漫畫，時至今日，我還會擔心室友發現我看美少女戰士時，對我投以異樣的眼光。雖然他們一開始驚訝，但對於我看美少女戰士也沒有惡言相向或是說女生才看那些卡通，反倒開始聊起月光仙子的攻擊宣示「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太無新意，應該要創新換一句新的。

請誇獎我曼妙的身材

「不要再為我打分數了！」看到志玲姊姊穿著美美的衣服展露出美美的身材，每次都很羨慕她。我也很想展露自己的小蠻腰，可以穿上美美的時裝，走在鎂光燈閃耀的伸展台上，或是擺出嬌媚的姿勢拍攝平面廣告，讓其他人可以看見我的身材，稱讚我的身體。可是因為我是男生，大家都會希望我擁有強健的體格和壯碩的肌肉，所以都不會誇獎我曼妙的身材。

因此我想透過扮裝成為一個女生，好讓其他人可以看見並且稱讚我的身材。但是社會總是為男生及女生設定了「社會所期待的形象」，認為男生就該具有男生該有的形象，而女生就該有女生該有的形象。

我變裝的慾望，也被說成「不男不女」的行為，每次我聽到都很難過，我想要大家誇獎我的身體，而處理辦法又被人攻擊為「不男不女」的行為，所以這個扮裝的慾望一直是我心裡面另外一個櫃子，一直沒有勇氣打開的另外一個櫃子。希望哪一天我可以很自在的以男生的身分扮裝成女生，以展現自己的身材不用擔心外界的眼光。

我不想被用異樣眼光看待

這些特質雖然常被歸類為女性化的，可是並沒有影響我對自己生理男性的認同。我很清楚自己是個男生，我喜歡陪在媽媽身邊得到媽媽的陪伴、稱讚、鼓勵，我也喜歡跟哥哥還有一群朋友一起玩捉迷藏或是鬼抓人；我想要跟很多朋友一起玩芭比娃娃，我也喜歡跟很多朋友一起組裝四驅車，比賽誰的車跑得快；雖然我很想要透過扮裝讓大家看見我曼妙的身材，但我也很喜歡大家稱讚我長跑的耐力。

我同時具有這些被社會歸類為男生的特質，也同時具有被歸類為女生的特質，但是我很清楚了解到我自己是個男生，可是，我有時候還是很希望我可以扮裝成一個女生讓我在做家事、玩芭比娃娃、展現身材的時候可

以被注意到，或是被稱讚誇獎，不被投以異樣眼光，讓自己更自在的展現自我。

在這個性別二元化的社會，把每一種特質都做了男女二元的分類，如果女生擁有屬於男性的特質，那她這方面的異性特質，通常不會被「看見」，當然也就不會被誇獎、稱讚，一旦被看見甚至有可能被批評、恥笑。反過來說，男生也是如此，以至於這些屬於生理異性的特質常常是被壓抑的。但是，也就是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特質，才會使得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希望社會可以打破性別氣質二分的框架，讓大家可以自在的做任何想從事的興趣，參予任何活動，進行任何打扮，而不要再因為社會壓力，使得我們不敢進行這些興趣、活動或是打扮。也希望這樣可以消弭一些紛爭，讓社會臻於至善。

你穿得好娘！

恐龍（國立政治大學陸仁賈二年級學生，男，20歲）、

許斐凱（國立成功大學T0·拉酷三年級學生，男，22歲）

我穿得好娘？什麼可以告訴你我穿得 man 或穿得娘？髮型？衣著？裝飾品？還是鞋子？男性與女性有一定的衣著標準嗎？讓恆跟恐龍分享在衣著上與行為舉止的性別越界吧！

小時候的扮裝是我們共有的經驗，恆一開始比較偏向於被動的被裝扮，多半是姊姊覺得好玩，會幫弟弟化妝、綁蝴蝶結、穿裙子、塗口紅等等。但身為弟弟的恆也覺得模仿女性是種有趣的活動，漸漸有時就會自己拿媽媽的口紅來玩，扮裝在家裡踩著高跟鞋叩叩叩地走來走去。這時候的裝扮，是想刻意裝扮成女性，包括髮型（長髮、打蝴蝶結等）、面容（眉毛、眼線、膚色粉底、嘴唇……）、衣裝（裙子、洋裝、高跟鞋、耳環、戒指），甚至是動作，享受那種「成為女性」的感覺。

恐龍第一次經驗是看到妹妹的裙子覺得好奇有趣，想試試穿裙子的滋味，也想試試裙襬飄揚的感覺。初次拿來穿在身上，在服裝上裝扮成女生，搖搖裙襬還真是覺得好看，但這也僅止於服裝上的嘗試罷了。那時恐龍意識到化妝品價格昂貴，深怕拿來使用會受挨罵責罰，所以並不敢使用媽媽的化妝品。恐龍的心態是感覺穿裙子是「好奇的」、「有趣的」，並非想要成為女性，這是與恆不同的地方。

恐龍在高中畢業前拍藝術照還有一次的扮裝經驗，一方面覺得扮裝很有趣，另一方面也想在某種程度上想打破性別的藩籬，便與另一位同學約好要穿著和服、化女妝、戴假髮，打扮成女性的樣態，甚至還墊了四層的水餃墊來製造胸部意象。但恐龍認為自己只是享受那樣特殊的打扮而已，並非真的想要裝扮成一為女性的模樣、穿著起來像女人，原本恐龍原本是

不願意墊高胸部的，因為覺得這並不是自己想要的打扮，不想要完全複製特定女性的形象，只是在同學的慫恿下還是墊了胸部。

恆則在國中與高中的話劇表演上，扮成女學生、媽媽、巫婆，配件包括長假髮、裙裝、假胸部。這時候不管是現實生活或在表演裡，恆都還是性別二分的表演，也享受這樣的裝扮。國小低年級時，恆一直有想「成為女人」的想法，但是心理上與外觀上的女人，而不是生理上的女人。

但漸漸的，恆開始偏向恐龍跨性別打扮的想法：並不是真正想成為女人，而是認為某些衣著裝飾不應專屬於女人或男人。例如使用粉色系的物品、拿個手提小包包等等。整體的搭配，不需限制哪種飾品只能搭配哪種飾品，只要「展現自我風格」、「覺得好看」即可。不想要被性別刻板化的服裝概念所侷限。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某些行為也是很跨性別的。例如：我們都會在太陽大的時候撐陽傘。現今臺灣社會中撐傘擋陽多是女性才會做的，當男性出現這種動作時有時會被笑「娘」。難道男性不需要保護皮膚嗎？我們應該去看這些行為對我們的意義與實際功用，而不是用以框架「男性行為」與「女性行為」。

根據性別光譜或性別如球體（王振圍，2008）的概念，所謂性別特質不應當是二分化的，而是多點式的，所以並沒有所謂「絕對的男性」或「絕對的女性」。再者，所謂男性與女性的印象又該為何？由誰來定義？男生應該像怎樣，而女生又該像怎樣呢？我們認為這並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不過在某些部分，我們也還不能突破我們的心理障礙，例如穿裙子即是。我們都一致認同穿裙子是我們想將它實踐在櫃子外的事，但在現在的台灣，它似乎比使用些小飾品更加的明顯衝撞「男／女性打扮」的界線，有些裝扮已經被社會認為是中性的穿著，但唯獨男生「穿裙子」這件事，所受社會的異樣眼光還是極為強烈。

我們兩個都是生理男性，但在內心裡，卻都不願安於社會加諸生理男性的既定形象：樸素不花俏、穿褲裝、愛曬太陽、有淚不輕彈……。就像上面談論的，或許是因為刻意模仿女性、或許一開始只是好奇，但我們都發現這樣的裝扮很好看，而且自己也非常喜歡這樣的裝扮，便不願意受社會價值的影響，認為男生應該穿所謂「男生的衣服」，像是西裝等，而女生應穿著所謂「女生的衣服」，如長裙、洋裝等。

我們認為，無論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不具有性別意涵，包括衣褲、氣質、打扮等等，只要自己喜歡、自己覺得美、自己覺得好看，那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期待未來所有的性別界線，都可以被突破。或許哪一天，我們也可以自在地穿著裙子，隨自己的喜好恣意地在路上走。

快樂網路女生的真實愛戀—— 我在網路遊戲天堂裡的性別實踐與愛戀

陳俊儒（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三年級學生，男，20歲）

一、前言——我為什麼要寫這一篇文章：

打從我高一進入網路遊戲——「天堂」的那一刻起，我就慢慢的學習如何在網路上當一個我心目中的「女生」。在這裡，我為什麼要特別把「女生」引號起來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被當成是一個「正港」的男子漢看待，我的身體有小雞雞的存在，所以大家說我是男生。平常我的講話聲音不能夠太細，動作舉止也不要太細膩優雅，否則會被譏笑為娘娘腔、被大家欺負。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我就幻想過變成一個女生，在和兩個弟弟玩扮家家酒的時候，我會把媽媽的孕婦裝拿來穿在身上，然後把小被子盤在我的頭上，當成我秀麗飄逸的長髮，在玩角色扮演遊戲的當下，享受著當女生的感覺，只不過這種感覺只是一下子，沒有辦法帶到現實生活中的，除非願意被當作娘娘腔嘲笑。

直到因為哥哥的邀請，在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玩網路遊戲——「天堂」之後，我發現了另一個角色扮演的機會——讓我可以當女生的機會。剛開始踏入天堂的世界的時候，在哥哥的建議之下，我選擇的是和哥哥一樣的男妖精的角色，從1級練到48級，大多都是我靠自己練上來的，在過程中有遇到一些人，偶爾陪我聊聊天，一起打怪。等我的男妖精練到48等之後，我就卡等¹了，覺得很難練，練不上去，因此我就開了一隻女妖精來

¹ 卡等：在天堂網路遊戲中，玩家需要透過打倒怪物獲得經驗值，把遊戲中角色的等級提高，讓自己在遊戲中的打怪能力值提高，但是當角色等級慢慢提高時，要再提升角色等級所需要的經驗值會越來越多，因此到了某一個等級時，會讓玩家有一種很難再提升等級的

練，除了可以再找回升級的成就感之外，也是一個玩女性角色的藉口：「玩膩了男妖，想玩看看女妖；聽說女妖射箭速度比較快。」以一種自我保護的防衛機轉，合理化在遊戲中當「人妖²」的機會，我的變成一個快樂女生的夢想實踐，就從這裡開始。

二、我在網路遊戲天堂中的性別實踐：

在天堂的世界裡，我是一個暱稱為「貓」的女性，玩女妖精的經驗和男妖精很不一樣，在玩女妖精練功的過程中，常常會有男性角色過來打招呼，而打招呼的第一句話不外乎是：「安安，你是女生嗎？」這一句話對我來說意義非凡，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人問我說：「請問你是女生嗎？」因為從外表來看，我一點都不會被誤認為女生，行為舉止太溫柔沒被投以異樣眼光就該偷笑了！不過在網路遊戲中，是看不到玩家的臉的，只能從所選的角色和對話來表明自己的性別。通常別人在天堂中問我的性別時，我都會天真的回應：「恩阿，怎麼了嗎？」或者是：「我已經有男朋友了。」來證明自己的性別。假如我是以第一個句型回答，緊接著接踵而至的問題就來了：「妳住哪阿？今年幾歲？……」通常我都會以「假裝已經有男朋友」的理由來模糊迴避這些問題，因為一個有男朋友的女生，代表了已經被某個男生所擁有，不可再追求示好。異性戀的人們總是會在伴侶關係的想像上對號入座，認為有男朋友的人就是女生，這對我來說還蠻好用的。

在與男性玩家相處的時候，對話之中身為「女性」玩家的我常常會被開玩笑，尤其在對我的真實外表的想像上，男性玩家們會想辦法討好我，說甜言蜜語的話，例如：「可愛美麗的喵喵！」、「一定有很多男生在追妳！」

感覺，角色等級就會停滯在某個等級，稱為卡等。

² 人妖：在角色扮演類的網路遊戲中（例如：天堂），當玩家的真實性別與在遊戲中所扮演的性別不同時（男扮女、女扮男），這一些人就會被戲稱為人妖。

之類的話，而這些話對我來說是很悅耳的，它們是一種自己就是女生的證明，因為在我的人生經驗中，通常只有女生才會被開這些玩笑。在練功的時候，我通常會被保護得好好的，只要躲在後面偷偷地射箭，讓其他的男性玩家在前面廝殺，或者是當一個輔助者，幫他們放輔助魔法或補血，我主要的工作就變成撿寶物。

三、我在天堂裡深刻的網路戀情：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認識一個男性玩家，他在我練功的時候一直偷偷的幫助我，最後我就和他交往了！和 QQ 交往是我在高中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因為在天堂上我就真的變成普通的女生，然後有一個男生願意花時間陪我練功，處處對我好：帶我練功和解任務、花時間陪我聊天、在我夜晚孤單的時候陪我一起不睡、在我被白目³殺死的時候，陪我一起被砍死、知道我喜歡召喚精靈⁴來玩，因此就買了許多精靈玉⁵送給我……一直到我先提出想要把天堂網路虛擬的男妖精和女妖精的愛情故事，拉到現實生活中。

2003 年 6 月第一封信，是我把關係從網路虛擬世界拉到現實生活中。和 QQ 在天堂上交往了一陣子，我想多了解他一點，因此跟他要了 E-mail，在上課時寄出第一封信，剛開始我對彼此的關係界定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和他有進一步的關係，但又不希望把網路戀情牽扯到現實上，因為怕我的真實性別會曝光，就沒有辦法繼續和 QQ 在一起。

QQ 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因為幾乎每次他寫給我的信，上面都會有一些類似詩的句子，可能他覺得這樣比較可以感動或吸引女生（我）吧！例

³ 白目：在網路遊戲天堂裡，白目指得是喜歡無緣無故地侵犯玩家的惡劣玩家，例如：沒有理由地把別的玩家打死，使別人降等級、在別人練功的時候胡鬧等等。

⁴ 召喚精靈：在網路遊戲天堂裡，妖精這個角色有召喚精靈的能力，召喚精靈的功能是精靈可以幫助主人（妖精）打擊怪物，以及幫忙主人攜帶物品。

⁵ 精靈玉：妖精使用召喚精靈能力時所需消耗的材料。

如在我害怕我的真實性別曝光，所以想要離開這段關係時，他就在信中寫了一段話給我：「我的承諾就是寂寞，我的承諾就是守候，需要一點時間允諾。」我記得在和 QQ 交往的那個時期，我很迷戀一部漫畫，叫做「最終兵器少女」，裡頭的女主角是一個呆呆傻傻、糊裡糊塗、總是少一根筋的可愛女生，嘴裡常常說「對不起」，常常做一些逞強自己的事情，讓人很想保護、照顧的女生，我和 QQ 交往時的自己（女生）的行為思考範本，就是照著裡頭的女主角的個性——我把自己當成裡頭的女主角來學習，像是講話中會有許多的表情符號^___^/////（欣喜的害羞）、>_</////（覺得抱歉又害羞）、^_^Y（微笑比 YA），也刻意地常常說對不起，做一些會讓 QQ 擔心的事情（例如：熬夜、孤單一個人），像是我第一封寫給他的信：「公~~恩.....好想你呦....>_<///，今天在學校好累啊~~~地理課睡ㄉ一節= =zZ，對不起.....不要罵我毆....（略）」我想我很成功地扮演的一個理想化的女生；同時我和 QQ 在天堂遊戲中繼續地當公和婆，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和他有更多生活上的接觸，例如：我和 QQ 互相交換照片（我給他的照片是假的）、QQ 甚至幫我查作業所需要的資料等等。

漸漸地在日常生活中與 QQ 接軌，身分曝光的威脅也慢慢增加，我帶著想和 QQ 在一起、想繼續喜歡他以及不希望他知道我的真實性別、不希望他失望的衝突情緒下，我提出遠離、離開他的要求，我自私地以為這樣能夠保護自己的心，於是我就突然的在網路上消失（開始練別的角色），也不再和 QQ 通信，用停止互動的方式結束了這段關係。

四、小結——這些事情帶我給我想法：

從我意識到自己有想當女生的欲望，然後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必須要隱藏這個想法，到後來進入了天堂，在網路遊戲上扮演一個女生。我真的感

謝網路遊戲這個東西，它讓我在遊戲中與人互動時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樣子」，我可以參考漫畫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呆呆傻傻的來成為自己的特質，不一定要滿口髒話，或是表現出勇敢的男子氣概。

有人說，網路遊戲中的愛情是不真實的，都是假的，因為網路本身呈現出的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而且人與人間的訊息傳遞過程，會製造比平常更多的假的訊息出來。但是我在天堂上真實地呈現我的樣貌，這是在平常的我不會出現的自己，而且網路上的戀愛，不就是真實的人在上面與人相戀嗎？脫下了平日可能會偽裝的自己的模樣，在網路上其實會讓人更坦承地談更多關於自己的事情，因此對我而言，這一段當過女生以及網戀的經驗，是再真實不過的一件事情了。

天聲性別——談聲樂、藝術表演與性／別

紀品志、彭彥儒（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三年級學生，男，18歲）

◇ 導言

「天哪！那個娘娘腔又在用假聲裝女生唱歌了！」男生學芭蕾舞，好噁心喔！」喔……楊麗花演歌仔戲可真是個男人婆！」這些句子，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聽到時，每個人腦中浮現的景象和評斷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可能認為，那有什麼好覺得奇怪的，這樣才酷啊！有些人則可能認為，這真是陰陽顛倒、不合常態，要不就是什麼性別錯亂，家裡沒教好，小雞雞被剪掉，不然就是搞屁眼的同性戀？又有人可能認為，這些關我什麼事？他們搞他們的，我覺得那是他們的自由，不要影響到我就好；也有人可能認為藝術就是藝術，一切都應以藝術的角度來欣賞、評斷。當然，這些是沒有正確答案的，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將表演藝術與性／別的觀感，自然而然扣在一起，因此我在此點出一個主題，即主要著重於聲樂、假聲，並由此出發，來闡述表演藝術與性／別的關係和觀感。

◇ 美妙的高音—性別、歌唱與假聲

男生、女生的聲音，會因為先天的生理條件有所不同；在經過變聲期，通常女生的聲音由童聲轉變成了女聲，而男生則由童聲轉變成較低音

的男聲，在這樣的生理變化之下，所能夠展現的聲音想必當然是不同。而所謂的假聲，常常可聽到很多男生用假聲來唱高音，或是講話時用假聲來模仿女聲，使用在真聲音域之上的假聲，常會有別於真聲的音色，使聲音聽起來更高、更細。

女生的假聲

說到這兒，可能很多人腦海會浮現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只有男生才有假聲嗎？」其實，假聲是一種男人女人都有的發聲方式，由於先天條件之不同，所以在音色音量以及選擇適合的曲目上可能會有差異。事實上，女高音在高音域時也可能運用了許多的假聲，只是在音色上，不像男生在轉換真假聲時常會有很明顯的音色不同，或是有音域上的斷層，但是她們一樣會有轉聲的問題，比較不注重真聲訓練的女高音就常因為有時一轉回真聲，音量音色會有所改變（以花腔女高音較為常見），所以較容易被分辨得出來真聲與假聲（而且通常高音的部分都較為尖細）。

在女歌者中，幾乎不會用到假聲的是女低音（又或者是使用假聲有但音域不寬廣），而必須要在假聲與真聲之間流利的輪轉的是女中音及次女高音；女高音則是努力調整自己的共鳴點保持在最佳的位置，並且控制自己換聲的音質和假聲的優美。女性本來的聲音細緻，再換

成假聲則更為柔美，卻較男性歌者有更明顯的集中點。

基本上，女高音幾乎有一半以上的音是使用假聲，是以她們需要追求良好的假聲技巧，但是就未必會有足夠的真聲音量或是技巧。老一輩的知名聲樂家中仍然找的到這一種天賦異秉型的女高音，如蘇莎蘭、安娜莫芙等，她們多半較依賴自己的天賦，以及假音的技巧，所以在真聲演唱的方面音量會變小或者音色顯得較粗糙。目前較為年輕的女高音多半克服了這個問題，而新生代的聲樂家則更追求所謂的美聲一貫化，這方面表現最為優異是韓國女高音周淑美。

另外，有的合唱老師認為童聲即假聲，小孩子未變聲前唱歌的方法就是假聲，在變聲後那個聲音就成了我們的假聲，這也是另一種說法。

男生的假聲、閨人歌手與假聲男高音

前半部分談了許多關於女生的假聲，那麼，以下來談談男生的假聲以及假聲男高音。也許原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男生的假聲是詭異、噁心、難聽的，有人說像是貓在亂叫的聲音。但是，在開始之前所聽到的音樂，就是由日本的男歌手米良美一所演唱，他是正統音樂科班出身，曾在全日本歌曲大賽贏得銅牌，他即是一個假聲男高音，聲音中含有一股近似女性化的柔美特質。他也與世界頂尖的花腔女高

音葛貝洛娃合作過，顯示了超凡的演唱水準。這首歌，即是宮崎駿動畫《魔法公主》影片中的主題曲，以十分美聲的方式詮釋，演唱者正是這位當時還未走紅的假聲男高音，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部動畫，若未經告知，很多人應該都會誤認為是女生所演唱，這種有些曖昧的音色和迷離的演唱基調，鋪陳暗示了影片中人與自然的平衡和衝撞。所以，男生的假聲，其實也會讓人為之驚訝讚嘆。如果具有不錯的假聲，且經過訓練，事實上有少數的男生是可以成為所謂的「假聲男高音」的，這樣的聲音，甚至常可以到達女高音的音域。

然而，目前普遍對男女生假聲的認識和資料，仍是不多，可以說是觀念很模糊，一方面是研究假聲的人不多，而且一般傳統的聲樂訓練，很多教師在指導男生時，認為訓練出好的真聲，才是真正的實力，男生的假聲是虛而不實的聲音，也沒有辦法訓練成好的、有力量、有穿透性的聲音，甚至認為真聲才是實力，假聲不值得一提，那是只有當真聲的能力技術無法達到的人才在使用的。（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似乎不太正確？卻親身碰過許多這樣的老師。）另一方面，因為這個主題常會和一些性別刻板印象連結在一起，認為不自然、娘娘腔（sissy），或是很怪異的，所以大多人也都不提倡假聲，可是假聲男高音只是聲音的特質，外貌、行為甚至平常說話的音調上，有可能是粗獷的很呢！所以，當我們跳脫這個框架，聽著每一首歌曲時，試

著只以聲音的「美」來做評斷、欣賞的標準，那是男生或女生唱的，似乎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說到「假聲男高音」，他的起源，要從歐洲開始講起。早在西元367年勞第契阿會議之後，天主教剝奪了人民在宗教集會上歌唱的權利，交由受過訓練的唱詩班負責包辦，再加上「婦人在教堂必須保持緘默」的禁條，故唱詩班的高音部便以男童演唱。不過當他們聲音成熟沒幾年，又得面臨變聲期的自然淘汰，因此就有教堂以「假聲歌手」（Falsettist）來代替，音質總是有點不太自然，而且也只能達到女中音的音域。來自西班牙的假聲歌手卻有祕訣，能夠唱到女高音的音域，而後音樂學者發現他們其實就是閹人歌手（Castrato）。他們自小切除影響變聲的因素，並保存最童稚清澈的聲音。（可參考影片「絕代艷姬」，敘述與韓德爾同期的義大利閹人歌者 Farinelli，傳說是閹人男高音之最，本片之中閹人歌手的演唱是使用配音的方式，由假聲男高音德瑞克李瑞金，和一名女高音所擔任。）

假聲男高音的演唱不像閹人歌唱家要借用到生理上的手術，靠特別的聲樂訓練，他們之間的音色是略有差異的，從中世紀以來的歌唱型式中就一直存在著為這種角色寫作的習慣，在十六、七世紀的歌劇之中也有許多曲目就是專為他們所寫，但時至今日，已經不再有閹人的存在，這些曲目只好交由女中音或假聲男高音來演唱；近年來由

於古樂的研究，保留了闍人的發聲技法，經由特殊的訓練，假聲男高音重回舞台，找回原有嗓音清亮，較無世俗氣習的唱法；現在可以在許多的宗教或神劇音樂展現。近幾年來也有作曲家將這種角色再度放進歌劇中。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上最後一位闍聲歌手曾於 1904 年在梵諦岡留下珍貴的歷史錄音。

假聲男高音在較早的文獻中又被分為「假聲女高音」、「假聲次女高音」等等，係當時上有細分假聲男高音的音色、音域。明亮而音域寬廣者稱作假聲女高音，而次稱為假聲女中音或次女高音，又末者便稱作假聲女低音（現在大多已經不做如此細分，蓋以「假聲男高音」統稱之）。

除了歐洲，中國的假聲男歌手亦是十分有名的，他們就是「旦角」。中國的戲曲有個習俗便是只收男性演員，是以在中國許多的傳統戲曲中，都是由男性來反串女性的角色。現代卻因為性別平等的提倡以及生理上的優勢，另外嚴重的便是詭譎的社會觀念影響，男旦逐漸沒落，被女旦取而代之，十分可惜。老一輩的中國的男旦如梅蘭芳、尚小雲等人多半會比女性演員更下苦工去觀察女性的日常生活姿態，因此演出時的精湛演技甚至較女性略勝一籌，令人讚嘆。

回到假聲男高音，顧名思義即是使用假聲歌唱高聲部的男性演唱者。男高音多半是以真聲（聲門緊閉有力而明亮的聲音）為主，而假

聲男高音則是以假聲（聲帶放鬆，腹部支撐增加）為主的方式演唱。通常假聲音色較為柔軟，且音域較為高亢；真聲的音色比較做不到像假聲那樣的柔細。假聲優美的前提是腹部的支持要夠，以及氣息的穩定。因為支持不夠，假聲會容易顯得較無集中點，所以當音量過大、音高過高時，不僅不易控制（費力），較無法唱出輕快明亮、共鳴點高的音色，反而會像是在尖叫一般；而且假音與真聲相接、轉換時，兩種音色的差別會更明顯。

男性與女性假聲之差別：通常一般的男性演唱假聲時，無法做到像女性使用假聲時那樣的有勁且集中，女性天生的聲帶就較男性細緻，高音域是她們比較慣於使用的，這也造成了假聲男高音在選擇曲目上以及樂曲演唱上的弱勢。

又，男歌者在換聲區常需練習以「半假聲」來接續，使旋律及音色延續得更流暢，男歌者的真聲與假聲音質是差別非常大的，所以練習起來格外的吃力。

半假聲有一種說法是，將胸腔作略為壓縮並增強下盤支撐力的一種唱法（但這樣可能會錯誤地使用力），也有人說，半假聲應該要以假聲為主，真聲為輔，由高向下唱；總而言之，它將真聲變的溫潤，也可以說是將假聲變得更集中。若能善加使用此種唱法將可使音色不產生顯著的斷層而有一個過渡地帶，達到美聲唱法中所謂音色的統一。

事實上，假聲男性演唱者之所以能在古樂有崇高的地位，就是因為他們會努力的鑽研各個不同聲區的承接，使得音域可以拓展到許多女高音沒有的三個半的八度甚至是四個半的八度，並且維持優雅統一的音色。他們多半為閹人歌唱者，但也有的是資賦優異的演唱家，如傳奇男低音伊凡里波夫，其音域寬廣且聲樂技巧完善，可演唱男低音、男中音、男高音以及假聲男高音等聲樂角色，且音域橫跨四個八度半，為金氏世界紀錄保持人。

假聲男高音經過訓練後仍可以達到女高音的音域，或者表現出非凡的成就；國內較早期的通才假聲次女高音杜希翹（以吉他先聞名，廿餘歲才轉往西班牙學習聲樂，後奪得世界銀牌，並曾在歌劇中反串飾演女主角），以及稍晚的台灣第一假聲男高音周文彬（國家級歌唱家）、游宜群等人皆為其中之佼佼者！國外最為有名的當屬安德列斯·修爾（假聲男高音第一把交椅）、米良美一（宮崎駿動畫魔法公主配樂、捷克花腔女高音葛貝洛娃音樂會次女高音部分演唱者）以及多明尼哥（三大假聲男高音之一）等人。

但除了假聲男高音以外，演唱真聲的男歌者也會使用假音或半假音，通常是為了拓展音域或者因應樂曲的詮釋而演唱。例如著名的男高音卡列拉斯（José Carreras）在飾唱歌劇杜蘭朵公主之男主角卡拉富，演唱最有名的「誰都不許睡（Nessun Dorma）」時，常將最高音以

半假聲柔柔帶過，除了表現出另一種深情的詮釋外，也補足了他所缺乏的雄壯高音；當然，相信大家在聆聽近日的流行歌手如周杰倫、信樂團等等，他們在真聲音域不足或者要求輕柔的地方或需要特殊的音色時（如 One night in 北京）也會使用假聲。是以，對於演唱真聲的歌者而言，假聲雖不是主要的，卻也並非會完全不使用，尤其是合唱團的朋友。像高音 C 之王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他的音域寬廣，演唱到高音域時，並不一定需要轉聲。

◇ 人們看假聲

假聲歌手被排斥的情況和同性戀被排斥的情況類似，但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可是對於台灣這樣觀念仍稍嫌保守的地方，必須被去勢，或是不去勢仍然演唱如女子的歌唱形式，常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在中國，雖然從前的戲子都是一個個鐵錚錚的男子漢去飾演嬌媚的黃花大閨女，但是人們照樣是對這些反串的戲子有種不知名的不快。為了紓解他們心中的怪異情節，著名的花旦開演前，還得在台上站個幾十分鐘，讓底下的男人揩揩油水、品頭論足一番才行，直是把人羞辱到了最低點。在歐洲也是有類似的情況，在電影「絕代艷姬（Farinelli）」中，就有一幕把閹人男歌手抓到台上命其歌唱，並將之羞辱的鏡頭。

這樣子的行為會促使某些文化藝術的消失，就像中國男旦的沒落。現

在許多市井小民並沒有經過深思，便直接將男旦反串與同志、禍害等等作上連結，即使是近代本身在飾演男旦的演員，也未必有著正確的心態。而在一篇訪問中國戲曲界最後的男旦吳汝俊的報導中（中國最後男扮女妃 2001年1月22日中新社

http://ent.163.com/edit/010120/010120_69494.html），記者問：「請問您生活上是常態的嗎？」他回答道：「是的，這是十分萬幸的，因為我心理還沒有扭曲。」沒有人說男旦一定是像個娘娘腔或是同性戀，而即使是，也不能將此和「心理扭曲」做連結劃上等號，從他們兩個人的對話中，明白地表露了他們本身的錯誤認知。許多現今的戲曲大家對此都有不同的聲音，可以參考網頁「有關男旦的爭論」（<http://www.bakwa.com/dsdan1.htm>）。

◇ 恐懼的產生

原本人們群聚生活，為了生活的便利性以及信仰的因素，累積了一些慣性，漸漸地便產生了「文化」；而這些慣性是以大多數人的情況為準則，對於那些「少部分」的人便沒有保障。是以被文化所陶冶出來的人們，一旦發現不常見的情況出現時，因為文化中沒有相關的運作規範，於是就產生了不安、恐懼。這些負面情緒，在人們相關認知不足，以及對未知的恐懼中去摸索，可能適得其反地加深了人的恐懼，並讓人們開始嘗試去將令

他們恐懼的原因消除。因為人們恐懼，使他們連成一氣，以增強自己的力量，好奮力地向未知挑戰。因此，在幾番地眾口鑠金、以訛傳訛，不斷地加強了人的恐懼之後，少見的事物就被污名化為有害且危險的事物。假聲男高音或是同性戀，也是在這樣的模式下而被污名化的。主流文化擔心非主流文化會影響甚至改變原有文化，強力地去排斥非主流，好比教廷會清除異端，當政政權會清除異議份子一樣。未知的事物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在於人性。

當然，這些「少見」的人事物，他們本身就對這個文化有著不小的差異，他們在面對這個大環境時，即使還沒有被人為的排擠，就已經覺得與生活週遭格格不入而感到害怕了；至於那些排擠他們的人，只是加強並且擴大「排擠」的這個動作而已。即便是「少見」也仍然是這個文化中的一部分，所以事件發生時仍然會有這個文化的色彩。

假聲男高音在國外發展，頂多人們是覺得很滑稽，可是當一個台灣的男性想要演唱假聲男高音或是反串花旦，可能被視為敗壞家風，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而且通常會被與同性戀畫上等號。藝術跟人的發展畢竟是不一樣；所以假聲男高音可能會因為是藝術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但是同性戀或娘娘腔的人卻未必。末了，假聲男高音有可能為了自身的因素，必須要起來抨擊同性戀或者積極表現出他們不是娘娘腔的一面，像是電影「霸王別姬」中的楚霸王一樣，為保自己安全，先與青樓女子恩斷義絕，後來

青樓女子上吊自殺；再來又跟男旦蝶衣撇清關係，蝶衣哀慟不已假戲真做，舉劍自刎。

◇ 結語

因此，我們應該要以更寬廣的視野，去看待各種不同的藝術文化以及個體。藝術的核心是在於傳達出對生命的體驗與美；而且，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體驗，也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你永遠不能預測出下一個人會拿出什麼你意想不到的表現方式，更沒有什麼知與未知了。日本重視傳統的藝術家，比較能夠以寬廣的角度去看待這些表演形式。日本本身也有歌舞伎，其中的「女形」即是男性扮演女性而舞蹈表演。一位有名的表演者中村雁治郎就嘗言：「我國重視傳統，因此將之延續下去，也希望中國能夠重視男旦的傳統。」

今外國一再重視各種文化的保存之時，如果我們不能修正部分的態度，極有可能促使這些藝術文化消逝。文化的消逝也許短期內不會有任何的影響，但是長期來看，這樣卻有可能導致美國文化全球化，使得人們生活文化變成單一性的文化。原本各個文化之間的差異，係自其人群生活環境之差異而來；當文化統一之後，這些環境上的差異並不會消失，統一的文化很有可能不適用，並不會有太大的益處。所以我們應該要調整好自己的角度，隨時接觸並判斷不同的觀點，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多元豐富的性別氣質

從成長經驗看自己中性氣質

陳怡茹（國立政治大學三年級學生，女，21歲）

從小到大，家庭對於我的性別氣質養成有很大的影響。

長大之後我才知道有個名詞叫做「家庭暴力」。小時候不懂為什麼在大人們喝完酒之後我們小孩子就要挨打，只知道睡覺時的門窗隨時可能被敲醒，直到有一天，哥哥開始反擊對抗。我想，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哥哥便在我心裡成了英雄吧！

我想要快點長大，想跟哥哥一樣有能力可以不要白白挨打，這樣不僅可以保護自己，更可以保護妹妹；所以想知道他都在做什麼，才能讓他不用怕大肚男，那麼 man，那麼帥！所以上了小學之後更是每天跟著哥哥打籃球、鬧事打架、罵髒話。

在談了幾場和異性的戀愛後發現我有點失望，他們並沒有像我希望從哥哥那樣負責任的肩膀。我常常在想著，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很有擔當又負責任地向哥哥看齊，擁有照顧身邊所愛的人。

高中讀的是女校，加入籃球隊後更讓我決定要在高中幾年都留著短髮，我記得那年的哥哥是穿著高中運動服的，愈來愈多人說我變得跟哥哥愈來愈像，我心裡很開心，便徹頭徹尾地開始和他一樣大辣辣，模仿他的陽剛行為，學他說話帶點髒字，學他神秘兮兮地讓家裡的人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大家庭，我們這群小孩子成天都膩在一起。我和堂哥堂弟一起玩四驅車，一起看幽遊白書，一起玩尤阿飄；我和堂姐堂妹一起玩芭比娃娃，一起看美少女戰士，一起玩辦家家酒。國中的我留著長頭髮穿裙子，喜歡和姐姐妹妹們打扮得漂漂亮亮，也喜歡和哥哥弟弟們一

起玩沙子打籃球，因此影響了屬於我現在特有的中性性別氣質。

在經過和幾個同性對象交往後，發現在陽剛行為之外，我也會想要和另一伴一樣偶而可以撒嬌依賴，可以不要老是逞強，說自己可以很獨立，什麼都不需要別人幫忙。我希望自己可以擁有依賴細膩的性別氣質。

因緣際會之下，我到台大旁聽一位政治系教授上課，教授上課授予的觀念給與我很大的打擊。讓我開始反思，自己是否活在了社會給予的框架？而這樣的生活真的是我要的嗎？或是為什麼我要讓自己的人生活在別人的期許之下？種種問題不斷地在我腦中浮現。

透過不斷回想自己的過去，和教授與朋友的聊天，我發現打扮成最讓自己喜歡的樣子，做我覺得最舒適的行為舉止、最想要做的事，這些都是讓我覺得舒服快樂的，即使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女性性別氣質期待。於是我選擇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因為別人的期待而刻意去改變自己的特質。

介於極端反差，屬於中性性別氣質的我既獨立又依賴，既活潑又內向，叛逆又聽話，粗線條但卻又細膩。我愛打扮帥氣，有時也愛化妝撲粉，有時忽然剪短頭髮，有時又想將頭髮留長……

不需要標籤，不需要分別，更不需要在乎別人希望你擁有什麼的特質。坦然接受過去已經發生的事物，進而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擁有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性別特質才是最重要的。

有著多樣性別氣質的我

鄭昱菁（國立中正大學酷斯拉一年級學生，女，19歲）

或許是因為身為家中的長女，又是爺爺奶奶家和外公外婆家的第一個孫子以及外孫，我從小就有著習慣性扛起責任的個性，並很喜歡照顧別人，尤其是對自己很在乎的人，便總會充滿著保護他或她的慾望。我想，這便是我剛強氣質的形成原因。但是，真正讓這樣的氣質更強烈是在我與我三任交往對象感情中而更顯露的。

在我談過的三段感情中，不知道為什麼，她（他）們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單親家庭。對於他們來說，十分渴望完全的保護和完整的愛，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是脆弱的，因此會冀求另一半能不斷地保證並頻繁地表露愛意。

我和我現在的女朋友之間的互動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由於她過去的交往經驗以及成長背景帶給她對伴侶的交往感到不安。所以當和她相處的時候，她總會從她原本比較陽剛的性別氣質轉換成比較需要被保護、孩子氣的特質，這時候的我總會表露出更多的剛強氣質——覺得我需要保護她、需要很堅強。性別氣質隨著面對的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程度展現。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剛強氣質外，我認為我所展現出的性別氣質並不是如此單一的。

在高中時，我發現自己並不屬於異性戀。當時我喜歡上的是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我總會因為她而吃醋、傷感、隨著她的喜怒哀樂起伏著。她是一個留著長髮、喜歡運動、穿著休閒的異性戀女生。我曾經質疑過自己喜歡女生是否只是因為待在女校的環境。因為沒有男生，所以我把對男生的喜歡轉移到女生身上。但實際上不然，因為我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定會被穿

著中性的女生所吸引，能吸引我的是一種感覺和那個「人」所散發出的特有氣質。

雖然我平常穿著比較偏大眾所謂的女性形象，但是偶爾我也喜歡穿著的像個小男生般。我的個性也和大眾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太相同，我的行為表現和說話方式比較大刺刺，例如：個性較豪爽、有時候不會有一般女生對於坐姿的矜持……等等。

有時候我喜歡把自己打扮的像個淑女、較女生，有時候卻也喜歡穿著地很中性抑或穿的像個小男生一樣。或許穿著會給人第一眼的印象，但我覺得藉由穿著去評斷一個人的性別氣質，那就太狹隘了。

對我來說，性別氣質是經由自我的認同的過程而慢慢架構以及表露出來的。曾有個朋友知道我和女生交往後，便問我：「那妳是當男生那一邊還是女生那一邊？應該是比較女生的吧，因為看妳平常的穿著之類的……。」這樣的問題在我聽起來是既可笑又無奈的。

如同我自己，雖然我穿著大部分是比較偏向傳統大眾對女生的觀感，但我不認為我的性別氣質就是完全屬於女生的。如同我前面所提及的，我的內心依然是有比較剛強的部分，並不是全部都屬於陰柔部分的。我其實搞不太懂，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分類的那麼明顯呢？人的性別氣質真的有那麼固定嗎？人不是有多樣個面貌的嗎？

一個人的成長經歷、所處環境以及和什麼樣的人交往，皆會影響到一個人所表露出的性別氣質。我認為不少人都太狹隘的看待性別氣質，而導致人總是莫名其妙的被分了類，被誤解為錯誤的模樣。或許認識一個人真的會先從他的穿著打扮開始，但是我認為真正了解一個人，是必須經由不斷的溝通相處之後，才能確實去觸碰他個人的性別氣質。

希望有一天，不會有人再跟我說：「和女生在一起的妳，是個 P（女同志中較為陰柔者）吧！」而是能以更廣的角度認識我之後，對我說：「哇！

我發現，妳是一個有著多樣性別氣質的人呢。」

我喜歡芭比，但我不是芭比

劉郁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女，24歲）

芭比娃娃，幾乎可以說是陪伴每個女孩子成長的重要玩伴，她完美的比例與美貌形象，一直是女孩子所追求的楷模。然而，不是每個女孩都想要成為芭比，也不是沒有男孩嚮往芭比的美麗。如果一個女孩子她很喜歡芭比，但並不想要成為芭比；如果身為女孩子卻不想成為人們既定印象中的女孩子，那麼她會是什麼樣子？

「好女孩」的養成

打從一出生，我便在家族的眾多期待中成長，其中一項就是「成為」女孩子。從小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穿各式各樣的洋裝、上髮捲、燙捲髮，關於「我」的打造，充滿著母親、姑姑們對「女性」形象的嚮往以及教導「好」女孩的期待。

身處在三代同堂、有四個兄弟姊妹的家庭，身為長女，時常背負著成為模範的重擔，而好女孩的調教也塑造出我乖乖牌的形象。懂事、乖巧、聽話、溫柔等等陰柔特質都曾經成為我的代名詞。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父母失和的情形以及原（母親的家族）漢（父親的家族）之間的對立，使我日漸與家人疏離。對家裡任何事情冷漠與麻木，我只做好份內的事，其餘皆與我無關。因此，「好」女孩的教養方式與每況愈下的家庭狀況影響我甚深，不過也造就我內斂、堅強與不服輸的性格。

不與女孩同一國

國中階段，我開始有了一些不是女孩子該有的行為，而通常這些「不合宜」的舉止都被以「大刺刺」、「潑婦罵街」的負面詞彙來形容，因為「正常」的女孩子不是這樣的。然而，在逐漸展開、追求新自我的同時，我仍

不脫序地在家人的期待下完成我應盡的義務。

直到高中就讀女校，我發現自己並不喜歡「陰柔」女孩的様子，曾經在一次女孩們的聚會中，我的心中有一種強烈的排斥感與恐懼感，感到自己與其他人格格不入，即便當時我留著長髮也做著較女性化的打扮。也因此，在剪短頭髮，做回自己感到舒服的裝扮之後，我便過著獨立於「強迫陰柔特質（不論是自願或是不自覺內化「女性等於陰柔」價值觀，而展現陰柔特質的女性）」以外的人生。

在此同時，我也漸漸發現女性始終成為我目光投注的焦點，讓我更相信我擁有的特質，都因為愛女生而得到適當的位置，這讓我更自覺走在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上。

對性別氣質的重新省思與轉變

就在我自以為撇清陰柔特質、擁抱陽剛特質之後，因緣際會之下接觸了性／別的領域。我開始反省自己過去的認知，釐清我在許多事件當中的轉變。因為交了第一個女友，讓我了解到硬要區分 T 婆的角色定位、強調陽剛與陰柔的二分是無意義的，只會僵化彼此之間的關係，更會侷限自己情慾的流動性與可能性。爾後，在與現任女友的相處之中，曾經從我身上消失的陰柔特質似乎開始蠢蠢欲動，我開始學習釋放情緒、表達關心、溫柔體貼但又保持我原有的特性。我可以是堅強、理性、勇敢、強壯的女孩，也可以是愛撒嬌、裝無辜、搏同情的女朋友。

在這一路上，懵懵懂懂摸索自我，探索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氣質展現的模樣，開始學習喜歡自己。我喜歡生理女性的身體、認同身上散發出的融合特質。

我感到非常幸運，能夠同時擁有不同的特質，就像游移在性別光譜的同時，也同時汲取了多種性別氣質，讓我除了傳統陰柔陽剛特質之外，還有其他選擇的可能。

拼湊成長拼圖

王語彤（國立中正大學酷斯拉一年級學生，女，19歲）

現在的我是個偏向擁有男孩氣質的女孩，喜歡和自己擁有同樣性別的女孩。

這是段顛簸的心路歷程，一路走來，我在迷惘和徬徨中不斷跌跌撞撞。直到有天逐漸看見眼前的美好藍圖，那是對於未來的期許，懷抱無限夢想和希望，現在的我勇敢往前走。

那年我五歲，該是個每天跑跑跳跳、無憂無慮的孩子。正當其他孩子都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每天都被捧在手掌心上時，我們家卻和一般家庭不同。每晚，當酒醉的爸爸回家後，一晚的惡夢就這樣開始，長期深受爸爸暴言暴行的對待，最後終將導致家庭失和、婚姻破碎，也讓此後的童年回憶裡，永遠有層抹滅不去的陰影。

身為家中排行老大，此時，即使還是小小年紀仍然會想和媽媽一同扛起家裡的大小事情、一同承擔；因此，總是壓抑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不願在媽媽面前表現無助及難過的情緒，逼著自己得要強裝堅強，得要穩重拿出能力得以保護家庭、照顧妹妹，也漸漸地，忽略自己內心那愧其實也渴望被照顧、疼愛，同時也脆弱的部分，即使身為女孩，在我身上卻是男孩特質逐漸瀰漫。

國中小時，我總是熱愛球類運動，更喜歡收集火柴盒小汽車，而同年齡層的女生卻都是喜歡玩伴家家酒、洋娃娃等等，這與我有天壤之別，也因此這更突顯了我的男孩氣質。

直到遇見一個女孩，從一開始的朋友，陌生至熟悉，起初相處的生澀到後來相互依賴、密不可分。原以為就是好朋友，一直到發現他喜歡隔壁

座位的男同學時，我竟然感覺到強烈的失落感，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想與人互動交談，就像在和甚麼人嘔氣、作對般，有時一個人放學回到家也會獨自啜泣，這時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不是對她並不是像朋友般簡單？

開始認真思考並反問自己是不是喜歡上她了？在這不斷地和自己對話中，希望獲得些甚麼，好解決內心的掙扎及徬徨，這段時間裡的心情轉換與調適一直處於不穩定，對於自我認同的過程，更是有許多的不確定。

這段日子過得很漫長，但一段時間後卻有個女孩再度走進了我的世界，親密的舉動和言語的暗示，總是不斷催化我們之間的關係。曖昧的過程，更讓我漸漸確定了自我，有多久沒有這般心跳加速、小鹿亂撞。那種熟悉的衝動是和男孩子所沒有的，我不能說百分百確定自己就是個喜歡女生的女生。至少到現在我十八歲了，沒有對男生動過心卻對女生動過幾次心，我想至少喜歡女生這一點我是確定的。

成長經驗與過程在自我認同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影響，性別氣質的養成與成因的確是個迷人的部分。對我來說，性別氣質與成長經驗是環環相扣的，他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小男孩氣質的養成我想我是深受出身家庭背景和身處環境及朋友的影響，這些原因也形成我顯現屬於自我獨特氣質的重要背景。

過去其實我自己也不喜歡自己過度要求、逼迫自己顯現男孩特質的那種感受，但是隨著時間的累積，看過的東西、走過的路也累積許多經驗，使我的心智更加成熟，不再像過去那般壓抑自己，反倒是大方展現自我，開心地大笑，隨著自己的心意去做想做的事情、想說的話、想愛的人。

即使偶爾被身旁好友們開玩笑說很三八、很娘等等，我也不覺得有任何不舒服不開心，我就是我自己。不管是三八還是穩重，這都不重要，我也不像從前那樣在意，我想這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的改變，自然的做自己，

轉變的是自己面對自己的態度，變得更加開放樂觀，也擁有更多彈性和面向。

多元性別氣質的成長故事

鍾佳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三年級學生，男，21歲）、

李瑞利（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三年級學生，男，21歲）、

許慈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性酷社四年級學生，女，23歲）

小其是個擁有女性氣質的男生，美女是個擁有男性氣質的女生，一樣不符合刻板化的性別期待，卻有著很不一樣的故事：

擁有女性氣質的男生——小其的故事

我是小其，從小就有陰柔的氣質，人們稱之為女性氣質，與我的生理性別男性並不符合。有人覺得是細心、是溫柔，也有人覺得是人妖。國小時，就能很明顯的感受到那些加諸我身上的負面形容詞，或者是美化過後的負面形容詞，是讓我感到不舒服的。

國小時期，印象中最好的朋友是很中性化的女生，但女性擁有男性氣質似乎是被允許的，沒什麼不對，甚至有時候是好事一樁。而當男性擁有女性氣質通常就是被嘲弄欺負的對象，是噁心的，是不被允許的。有的同學可能會比較客氣的說：「欸，你好像女生喔……」但有的人會直接以娘娘腔做為攻擊，來欺負我。

這樣子的經驗讓我感覺我是不應該存在的，這樣子的我是不被社會所接受的怪異族群，應該可以說是跟噁心畫上等號。但這樣子的負面經驗，也讓我發現，當我的成績好的時候，會使我的女性氣質正向化，於是專注於課業，一舉數得。

國中時期，是我因為女性氣質被欺負的最嚴重的階段。也許是生理性徵發展的精華階段，所以當我的男性性別跟我散發出的女性特質不符合的

時，我就成了被攻擊的對象。「姑娘，你好美喔！」「嘿！你上廁所是不是蹲著上的阿？」「我們把他拖到廁所去看看他有沒有小雞雞！」「ㄟ！你去罵他（我）髒話看看他會有甚麼反應。」

甚至有老師當著我媽的面說：「你兒子阿！這麼嬌小，能文又不能武，將來沒什麼出息！」諸如此類的話與每天都會上演，莫名之中我覺得上學壓力很大，但那時候只單純的覺得是課業壓力太重導致我對上學感到壓力，但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同學的言語攻擊所造成的壓力，並不小於課業壓力。

但就像國小階段的我，並沒有深入去思考自己的女性氣質這一塊，只是會覺得說，這樣子的我是不是很不應該，但思考到最後覺得，還是專注於課業吧！於是國小國中的我並沒有多慮這些，就是順水推舟這樣成長。

高中到了男校，我開始享受到擁有女性氣質所帶來的好處，在家政課上面有優越感，在我的藝術專長方面發揮，也找到跟我氣質相仿的好朋友。我開始覺得我的女性氣質並沒有什麼不對，反而覺得那是讓我能夠特別的原因，那是我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且誰說男生就該什麼樣子，女生就該怎麼樣子。女性特質跟我共同擁有的男性特質相輔相成。舉例來說，當我想衝營隊的時候，男生的角色讓我不用受家長的拘限，而當我營隊想表演的時候，我所學的女生舞蹈是最有效果的晚會表演，我覺得我成為能動能靜的人。

有男性氣質的女生——美女的故事

我是女生，我喜歡搞笑，我喜歡自在，我喜歡不修邊幅，我喜歡坐姿隨意，我喜歡騎機車，我喜歡組模型，我喜歡打電動，我喜歡做我自己，我喜歡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樣，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生活著。這樣的生活方式真的很好，到底是什麼樣的成長經驗讓我的氣質和別人不一樣呢？

我相信我出生的時候，我像一般孩子一樣哇哇大哭，也像一般女孩子那樣，出生時被圍著粉色系的浴巾，被長輩們用「漂亮」、「美麗」等等形容詞來形容，不過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再也不像大家眼中的「一般孩子」了。

小時候為了要去吃喜酒，媽媽曾經讓我穿著紅色禮服，我記得那是一件很漂亮的禮服，只可惜是件裙裝，所以我只穿了五分鐘就脫下來了。長大之後，媽媽還是會拿這件事情來說嘴，說我沒女孩子樣；另外一個例子是媽媽為了讓我成為一位多方面發展的小孩，所以讓我去學跳芭蕾舞，之前練習時都跳的好好的，但是一看到舞衣之後，我就卻步了，也就沒有再繼續學習。不知道為什麼，穿裙子會讓我很不舒服，很不自在。

有時候會收到一些禮物，但是送來的幾乎都是洋娃娃居多，雖然我覺得洋娃娃很漂亮，但是我喜歡玩的卻都是哥哥的車子、積木玩具等，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本來就喜歡玩這些「應該」屬於男孩子的玩具。但我不會覺得自己不可以玩，也覺得自己根本就是樂在其中，也不會因為別人的異樣眼光而去玩洋娃娃。

我的生活習慣一直都「像」個男孩子，很 MAN，在學校聽到同學被欺負或受到委屈時，我也會挺身而出，去主持公道或是安慰他，夠義氣的性格讓我幫助到自己的好朋友，我也很以此為樂。記得上次朋友跟我說他在實習學校受到的委屈，真是讓我氣到跳腳，也很想要去跟那位負責人理論，不過後來這件事作罷了，因為如果我為了逞一時之快，給同學添麻煩的話，可是我不樂見的結果。

家裡的長輩很重男輕女，所以我也會盡全力做到比堂哥表哥還要優秀，因為我想要證明女生也是很優秀的，所以我什麼事情都想要表現的比男生優秀，不論是成績或是能力，男生會的事情，我要求自己也都要會，所以有時候讓自己的壓力很大，會覺得很累。

隨著年齡漸漸增長，我把焦點放回自己的身上，所以現在的我，已經不想再跟男性競爭，而是回頭開始欣賞自己，也發現自己有更多不一樣的特質，像是我可以很獨立的自己一個人過生活，也可以是很依賴的黏著同學，請他陪我吃飯。對於我而言，男生女生的特質對我來說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並不要當一個只有男性特質的女生。

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成長經驗，因為我的媽媽並不覺得我的特質有什麼不好，頂多偶爾說我不像女生，其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讓我自由發展的，也都會尊重我的想法，也因為這樣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並沒有被「導正」到所謂的「女孩樣」。

其實，我很不喜歡人家說我很男性化或是中性化，因為我是女生，所以我不希望我是個「像」男生的女生，難道身為女生就不可以講義氣，或是坐姿隨意嗎？或是一定要穿裙子或顯得很嬌弱嗎？我覺得身為女生是可以很柔弱也可以很堅強的！

最後我想要提出一個問題：性別氣質會是一成不變的嗎？我想應該不是這樣的，舉例來說：我小時候不喜歡穿裙子，覺得胸部很大很麻煩，直到大學後，開始覺得胸部是女性重要的象徵，裙子等我瘦一點的時候可以考慮穿看看，在在都顯示出性別特質是有可能會改變的。我相信女生的身分對我而言是重要的，而我也會以此為榮，所以以後請不要再說我這個女生很「男性化和中性化」了。

小其和美女的故事都很令人佩服，始終能夠堅持自己的本性而不受他人價值觀所改變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她們不僅是勇敢的一群，也是幸運的一群。葉永鋕事件會發生完全只因為他是個帶著女性氣質的男生，而小其雖沒有遭受這麼可怕的遭遇，卻也在國中時期遭受過同輩間的流言蜚語，但小其不受他們影響勇於做自己，即使這件事情或多或少帶給小其一

些負面的阻力，憑著小其不服輸的個性，小其不再為了有女性特質而感到畏縮，小其化阻力為助力，並且徹底的認同自己。

美女雖然在這一路上沒有遭受到太大的困境，但直來直往還有據理力爭的個性造就了她的陽剛氣質，但從美女小時後收到的禮物看來長輩對於美女始終抱持著性別刻板印象。假如今天美女想玩的玩具是樂高積木而不是洋娃娃，這樣也等同扼殺了一個小女孩的志向發展。可是美女不會因為收到不喜歡的禮物而退縮，相反的，她積極的去證明自己的能力，男生做得到的她也一樣做的到，但美女其實最想要的是兩種特質同時能同時在她身上，兼具兩種性別氣質的美女才是美女自己真正最想要的樣子。

不論是男是女，身上帶著什麼樣的氣質，其實每一個人都只是想自由自在的活在這世界上，表現出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但從小到大，很多人卻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其他人的價值觀所排斥。可是有人卻不在意他人眼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近來在康熙大紅的郭鑫也是個很好的例子。郭鑫有著較其他男生細膩的心靈，但大家卻不會像以前的人一樣排斥。郭鑫甚至還因為在康熙大紅而和阿布新開了新節目，這是時代價值觀的逐步改變，也象徵著性別氣質的印象已經漸漸改變，不同以往的男女既有的性別氣質，嶄新的一頁就在21世紀的今天漂亮的展開。

異男樣，異男妄

王振圍（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男，26歲）

如果有一個人被說是「gay 模 gay 樣」，這個人浮現在你腦中的畫面是什麼？纖瘦、斯文、溫柔的形象？還是有點肌肉、練過身體的線條？又有哪些人，做了哪些行為，妳可能會說他「很 gay」？一個男生的動作很「娘」（通常指女性化的男生）？講話很溫柔？小手指不經意會翹起來？小安的伴甚至說：「我見過的 gay，真的幾乎都是這樣！真的有不娘的男同志嗎？」

那「異男」的樣貌呢？浮現在你腦中的形象又是什麼？很 man？很帥？有陽剛味？身體要有型？到了中年開始容易掉髮禿頭，有微凸的小腹？還是這個問題，相較於「gay」樣變得更困難去想像了呢？假如「異男樣」比較難想像，是因為異性戀有很多元的樣貌，那男同志的呢？真的所有的男同志都是一個樣？

小安和伴的共同好友阿貴，就是一副異男樣，充滿異男氣質「man」的魅力，籃球打得又好，一堆男男女女想追他。其實阿貴也是同志，但在阿貴和更多的同志認識與來往之後，伴一直覺得阿貴「其實『本來』就」很娘嘛！似乎又再次印證了「沒有不娘的男同志」？阿貴是男同志所以天生就很娘？還是因為有機會和其他男同志在一起生活，而讓自己更有機會展現、發現並肯定自己女性化的一面？

在小安高中的時候，有位非常要好的學長阿斯，對某些人來說，阿斯是「典型的 gay」，而且是「男同性戀中典型的 c 貨（女性化男同志的戲謔的說法）」，符合很多人對男同志的想像，既纖瘦、斯文又溫柔，無論說話的語氣，還是全身上下散發出來的氣質，「娘」得非常自然，非常得大家的疼愛，還有一張愛開別人玩笑、說話像連珠炮的嘴巴，我都叫她「姐姐」。

自從阿斯姐姐畢業之後，一直沒再見過面，直到前陣子因緣際會才見到她和她的伴，讓我下巴差點沒掉下來！昔日的「姐姐」變成一個「大 man 貨」，整個行為舉止與氣質十分陽剛，所有娘的氣味全跑掉了，舉手投足只能用一個字「man」來形容，眼神不再嫵媚，也不再有細細碎碎、被認為扭扭捏捏的小動作，連聲音都傳達一種粗曠的感覺！阿斯「姐姐」不見了！發生什麼事了？這根本就是個異男吧！要不是那張賤嘴猶存，不然我實在認不出來了！阿斯從內而外，從「她」變成「他」，稱呼他「姐姐」反而使我變得警扭不自在。姐姐說：「沒辦法啊，出社會之後，為了找工作、繼續待在職場之中，能不這樣嗎？」現在要姐姐再娘回來一點，反而讓他感到不自在了。

在前面的段落，談到「gay 樣」、「異男樣」的描述，看起來似乎很合理，好像符合我們對男同性戀與男異性戀的「想像」，卻往往忽略個別的差異性。如果男同志就必然是蓮花指、娘樣粉紅男孩，而男異性戀就是很陽剛、帥氣的樣子，那男雙性戀該是什麼樣？這樣的說法不但忽略了情慾的多樣性，更忽略了這樣性傾向概念其實是社會打造出來的，從阿斯姐姐的例子，更證明這種說法也忽略了在不同時間、地點、身份位置會影響個人身體與樣貌的展現。真的所有異男都是一個樣嗎？還是「gay 樣」、「異男樣」都只是我們的一種概念性的宣稱或妄想呢？